

一座城的红色记忆(组诗)

□北琪

乌兰夫办公旧址

兴安北路,那座人字架起脊的平房
古筒瓦还在诉说厚重的故事
锄头、套马杆
托起红五星
在草原深处,书写出
崭新的天地

黎明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百灵庙出发,跋山涉水
奔向灯塔,延安
英勇地前行

一粒沙,呼唤万千粒沙
就会聚集一座沙丘
一棵草牵手一片草原,每一棵草
都会站得正直挺拔

阳光正好,任何一株草,都没有理由
拒绝春天

五一会址

五月,每一块青砖
都透出红色的气息
392颗心脏,投身火焰
齐声跳动

格桑花凋零后重生
所有的草,重新出发
太阳升起,让所有的修辞
显得渺小

一匹骏马在晨曦中奔向远方
它的蹄下,有风长出
在草原的扉页上,写下
民族团结的篇章

一种信念,高于山峰
便有了滚烫的温度

红城往事

一粒火种,撒在了
红城的土地上
升起暖暖的炊烟
乌兰毛都的草,每一棵
都在欢呼

这片土地
生长绿色,放牧牛羊
走过了太长的夜路,也生长
红色的火焰

红嘴鸥湿润的叫声,叫醒
敖嫩湖的冰冻
五一路上,手捧书本的少年
路过一株紫丁香

呼伦贝尔抗联英雄园

□景绍德

松涛阵阵,万古长青的阳光,倾泻在东山之上
沿着光的指引,又一次走向你。哦!
将军,我手捧菊花,带着一颗不敢忘却的心
走向你。犹如我的先人,在凛冽的寒夜里
穿过兴安密林
带来了粮食、猪肉,十万火急的情报

将军,战马嘶鸣,抗日烽火的勇士手中的大刀、长矛

指向苍穹。春风呼啸着,犹如露营之歌
在呼伦贝尔再次气势如虹。将军,你可看见
一簇簇杜鹃,正为盛世绽放

将军,你可听见,唱响的时代之歌,源自人们
幸福的心海

我看见了,在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纪念馆中
那些为了黎明而战的英雄,头顶人间最美的
阳光

誓死不屈。有信仰的人,即便身处绝境
也会为人民而重生。

为人民舍身取义的人必将名昭日月
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必将千古流芳

走过英魂亭、民族亭、缅怀亭、报国亭、精忠亭、勿忘亭

我记住冯治纲、高禹民、裴海峰

一个个铁打的名字,在东北大地之上,滚烫
而炽热

我记住了爱,义无反顾,在所不辞

松涛阵阵。万古长青的阳光,照耀着高高的
纪念碑

也照耀着纪念碑下那个手捧菊花的孩子
将军,你可看见,党的恩泽
浩荡在千家万户

将军,我放下手中菊花
放下眼角的潮湿,放下良久的沉默
放下丝丝缕缕的风声
将军,我的手,捧满了金灿灿的阳光

仰望蓝色的天空。万马奔腾的琴声
歌颂着盛世。将军,曾经的水深火热
换来今天的壮丽河山。我这受益于时代的人
正把幸福的词藻慢慢珍藏

高原的浪漫

□池小花

逝去的岁月,停留在老树的
枯枝间,停留在磨损的石阶上。
走过弯弯曲曲的山路,触摸古朴的
石墙,推开斑驳的大门,走进
幽深而古老的院宅,我的老家就在
其中。

家乡准格尔,与黄河相依,
山高谷深,丘陵遍布,沟壑纵横,
别有一番高原的浪漫。

春天,阳光下,山林中,桃李
纷飞,梨花点缀。绿色琴弦
布其的沙枣花肆意地开着,一树
连着一树。连绵的沙丘,蝶舞蜂
飞,花树流连。

春风吹过山梁,绿了满坡。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狼婆婆
出了头,拔出来就能吃;羊耳朵
没耳朵,长出来就一把揪掉;
沙奶奶长得慢,结了果就是夏
天了。

春风至黄河,水暖了,鱼儿
醒了,人开始忙活了。

河畔

黄河水绕着准格尔流,流
到十二连城,便冲出一分田来。

过去,七山二沙,长不出好
庄稼,一分田,是准格尔的富庶
之地。人们总说,河畔的人能
吃上好米面,闺女们也想嫁到
河畔去,出门就是水种地不怕旱,
日子有盼头。那时,河畔的人
出门在外颇有面子,家境好的,
有十几头骡马。娶亲的骡轿
,红绸盖顶,雕龙画凤,帏子上绣
有富贵花、丹凤朝阳等吉祥图
案。娶亲队伍披红挂彩,敲乐班
唢呐声声,敲锣打鼓。

河畔的人,光景不赖,一年
到头也不闲着,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晚上点起煤油灯,男人搓
麻绳,女人纳鞋底。农闲时人也
不闲,梁上掏沙蒿,沙里捡柳棍,
家家门前堆满柴火,够一年生
做饭的。

河畔的人,爱吃酸粥,早饭
十有九顿是酸粥,拌上扎蒙花
油,热乎乎吃两大碗。酸粥涼了
了,就炒着吃,也别有风味。燥
热的晌午,做一大锅酸米汤捞
饭,有稠有稀,爽口又解乏。小
吃有凉粉、碗托、酿皮,关键是要
调一盆好汤。碗托还是沙圪堵的
正宗,去裤裆街,随便找一家
店,老板娘每日凌晨四点起床,
做够一天的碗托,午后准保卖
完。驴肉是娘家哥哥亲自去山
里人家挑来的,一个月走一遭,
风雨不误。

无论年头怎么变,河畔的
人,总是和黄河一样,该开河时
不冻冰,该上冻时不带水,从容
地过着自己的四季,享受着那一
方风土。

漫瀚调

漫瀚调调脆个铮铮音,蒙汉
兄弟越唱越惹亲。漫瀚调是那盘
根根柳,笑声声唱出个手拉手。
黄河水绕着准格尔流,流进蒙汉
人民心里头。天又长来地又久,
蒙汉人民的情谊万辈留。在
准格尔,无论男女老幼,有事没
事都爱唱几句漫瀚调。

一大清早,太阳还没露头,
大人起来烧水做饭,孩子还在睡
懒觉,小黄狗窝在大门的角落里
打盹。不知是谁家的收音机里
唱起了漫瀚调。哥哥长,妹妹
短,妹妹坐船哥哥搬,黄河长,船
公喊,唱他个九十九道弯。沙圪
堵,杨家湾,一样的调,比兴
的词。早晨从漫瀚调开始,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

准格尔人把漫瀚调捧上了
台面。红白喜事,漫瀚调是重头
戏,《对十花》《眊妹妹》都是必唱
曲目。展销交流,请来戏班子唱。
逢年过节,亲友聚会,即兴发挥
也是常有的事。不唱三声
唱两声,叫人家还说咱们没出过
个门,走到哪儿,准格尔的漫
瀚调都端得出。

从前,姥姥家的凉房里有架
旧扬琴,弦断了两根,琴面落满了
灰。那是舅舅年轻时爱玩的
乐器。自打他当兵走了之后,琴
便搁置在那里。前两年,舅舅新
购了一整套唱山曲的乐器,琴笛
胡俱全,每到过年,总有唱不完
的曲儿,弹不尽的锦瑟丝弦。

漫瀚调里,阔大或小情,熟悉
的乡音和直白的传达,筑起了
温暖的乡愁。然而有些温暖令
人心碎,只有及时缝补,许能长
长久。

回娘家

在缺车少马的年头,出远门

全靠两条腿,加之山路难行,多
沟坎,因而出去一趟很是不易。
男人带着口粮,卯足劲儿,一天
也就走上四五十里路。晚上歇
下,脚底全是血泡。男人如此,
对女人来说,便更是受罪。嫁出
去的女儿回娘家,是劳碌辛苦的
日子里最温柔的盼望,只要想一
想,就能从心底生出花来。

回家娘不是个简单事儿,之前,
往往要精心准备一阵子。若
是在杏子熟了的时节,黄绵杏是
必须要带的。挑一根结实的长
棍,仔细打下一颗颗绵软甘甜的
红脸蛋,趁早放在布兜里。杏
子、果子这些山味,要带,自家
养的鸡鸭也要带。

吃的备下了,穿的自然也少
不了。布料是早些时候扯下的,
货郎担一年总要来那么几次,
每次都要去瞅两眼。先给娃娃
买几颗糖,挑些针线,再扯几尺
布,给男人和娃娃做鞋子用。

低着头看一眼自己身上的
补丁,想着该做身衣服了,又扯
了两块素色的布料。隔着衣兜捏
了捏,还有几张钱,这才又望向
担子里的缎子被面。颜色上纠
结一阵,拿起缎子里里外外瞅
半晌,一寸一寸摸过,思量了许
久,终于掏出手绢,小心翼翼打
开,递上沾了手心汗的钱,五毛
的一毛的,货郎足足要数两遍
才罢休。料子扯好了,得赶两
件衣裳出来,给老母亲做个褂
子,给父亲缝条裤子。白天忙完
家里地里的活,晚上踩缝纫机
到半夜。颇费了一番功夫,东
西总算算是备齐了。

鸡一叫就起来,烙几张饼,
用罐头瓶装些水,收拾停当,这
便出发了。三十几里路,得翻过
好几道沙梁,得过两条小河,得
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来回绕。
午间的日头毒,就在树下稍作歇
息,吃上两口饭。继续赶路,山
路窄,多不平,身上的东西越来越
沉,步子慢了下来。一个人走
着,便哼起山曲来,不想另一山
竟有歌回应,只是不见人影。

一路走走停停,脚上磨出了泡,忍
着再走。太阳快落的时分,终于
瞧见了娘家门口的大枣树,劲儿
又上来了。一鼓作气飞到院门口。
老母亲已出来迎接,一把牵
了闺女的手进屋慢聊。闲话家
常,不知不觉已至深夜。翌日早
起,抢着做了饭,接着搓麻捻线,
浆洗被褥,换上新被面,足足忙了一
天。晚上才拿出新衣裳,仔细给
父母穿上,看看合不合身。第三
日,这就要走了,娃娃留在家里
不放心,隔半月十天再回来看爹
娘。老母亲拄着拐杖,小脚颤颤
巍巍,抹着泪儿送到大枣树跟
前,闺女走了也不肯回去。

别了爹娘,想到再聚无期,
不觉泪湿衣襟,纵然留恋,也只
能回回头,挥挥手。肩上没了鸡
鸭布匹,身子轻了,步子大了。
过了这个山头,生活又开始了。

水在转

山高,水也远。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住在
河畔的,草滩上挖一羊铲子就
能出水。所以家家户户都安
铁井,四季吃水不愁。住在梁
峁,掘地几十米也出不了水,只
得打一眼旱井,夏接雨水冬存
雪。遇上好年景,雨水足,能敞
开用几天水。遭逢旱灾,别说猪
羊,人的吃水都成了问题。只好
套了车,拉着水箱水罐下山,到
镇上买水。山路左弯右扭,有窄
没宽,走一趟并非易事。上下坡
路都得倍加小心,稍不留神,人
车俱翻。有了路上的种种艰辛,
又花了不少钱,水变得异常珍
贵,不能浪费分毫。洗脸水放着
洗手,泔水留着喂猪饮羊,洗衣
服水用来擦地。

有些地方,坡上没水,沟底
却有泉水。泉水自泉眼突突冒
出,掬在手心喝一口,齿间生
甜。农忙时,可担水是一天也
不能间断的活儿。一根木头扁
担,两只大铁桶,下一道坡,穿到
四边陡的坡,过沟底小路,跨上
一砾大小的水圪卜,选定一个
少泥沙的,先把浮着的树叶清
理一下,再一瓢一瓢地舀,九分
满才罢手。长吁一口气,使发上
一力,担起便走。有了肩上的重
量,走路稍慢些,却是稳稳当
当,一滴水也洒不出。一口气上
了坡,放下扁担,歇一歇,抽根烟
提气上坡,三步两步就看见了
自家的烟圈。担了水回家,把
清凌凌的泉水倒入水瓮,转头又
去挑一担来。依然是旧路,步子
踩得瓷实。

虽说吃水靠担,种地靠天,
但也想有二亩好田,打闹个好收
成。办法有,打坝。工程说小不

小,小打小闹不成。适逢上头来
话,全村一齐出动。扁担又派上
用场,勾着盛满泥土的箩筐,把
坝一点点筑起来。大坝初成,修
了渠道,通到各家的二亩好地
头,旱年也能打下不少粮。有了
大坝,又有了二坝和三坝,大大
小小的坝,把庄稼染绿了,也让
平凡的日子多了盼头。

山不转,水在转。如今,院里
打了井,一合闸水就上来了。
高山梁峁上也通了自来水,清冽
甘甜,还能侍弄些花草、蔬菜。

担水路上怀妹妹,见面面难招
个手。一页翻过去了。

看戏

看戏,是准格尔人一年一度
的大事。

拉锯,扯锯,舅舅们上场大
戏,搬闺女,叫女婿。从这首
民谣中可知,唱戏是要惊动全
家人的,包括远在他乡的闺女
和女婿。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山
那边的闺女嫁来一趟不易,不论
赶车还是步行,都是要大费周折
的。准格尔人看戏之隆重,对看
戏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戏,大多是晋剧班
子。每年夏天,各乡各镇都要请
晋剧班子搭台唱戏,少则三五
天,多则十几天。唱戏期间,大
概是乡镇一年中聚得最多的一
时候,红火热闹可比正月十五
秧歌会和二月二灯会。

看戏是纾解劳累的一种方
式。到了夏日,庄稼在结束了与
杂草的战斗后,实现稳定生长。
赶上天气适宜,正是看戏之
时。

小孩子看戏,是好奇。有的
伸长了脖子,似乎想从一个个粉
墨登场的唱戏人身上看出点什
么来。看见黑脸的出来,吓得直
往大人怀里钻。小孩子看戏一
摸黑,戏看完了,连台上进进出
出几个人都忘了。大人看戏,是
真的看。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搬
个小板凳,一坐就是一下午,未
了还想看夜戏。精彩处,忍不住
要呼喝两声。剧中人悲则悲,剧
中人喜则喜。剧情跌宕起伏,情
绪起伏跌宕,心揪起又放下,眉
皱起又展开。戏剧起起落落,像
极了人生百态。

说来倒也怪,平日里腰酸背
疼,看戏这会倒不疼了。这便是
看戏的治愈功能。从前不比现
在,没网络没电视,也没什么娱
乐活动,也就是唱唱山曲。空闲
下来的日头需要打发,精神世界
的匮乏需要填补,看戏便顺理成
章走进人们的生活,为劳累枯燥
的日子添上了些许热闹,提供了
不少谈资。

当然,看戏不只是为了戏。
看戏是个泛称,戏是个载体。人
们为戏而来,也为别的。

看戏,是亲朋好友聚会的一
个契机。定了亲的人家,看戏是
要叫娘的;嫁了闺女的人家,看
戏是叫娘的;要喊女儿回来的。
看戏是大事,是好事,全家人共享
才是真的好。

开着敞篷三轮或四轮车,
载上家人,载上邻居,载上
七里八乡的人,兜着风、冒着烟
就出发了。一路上颠簸,一路上
歌唱,终于到了戏场。嘿,好久
不见,你也来了。啊,姑舅哇,
来坐下拉一阵。在人挤人的
戏场,无需寻找,自有好久不见
之人,自有想见之人。一年也见
不上两回的亲戚,几年也不联络
的朋友,因为看戏找到彼此,互
诉生活短长,找回少年情谊。还
有的人借看戏偷窥暗恋之人,能
在拥挤的人群中瞧上一眼就觉
得知足。

看戏,亦是交易买卖的一个
好时机。因有物资交流,看戏又
称“赶交流”。锅碗瓢盆,锄耙
铲叉,油盐酱醋,烧烤海鲜,衣裳
袜子,玩具贴纸,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交流会上买不到的。卖的人
赶场,哪里唱戏往哪走,赶了一
场又一场,戏没少听,货没少卖,
挣个辛苦钱。买的人手里攥着
钱,钱上沾着汗,买东西必
要踟蹰一阵,还价几回。买者和
卖者,都是过生活的人。人来人
往,肩膀碰着肩膀,脚碰着脚。
叫卖声、还价声不绝于耳,有些吵
闹,竟也有些动听。生活的回声,
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如今,看戏仍是人们不可或
缺的文化生活。

我在家乡,也常跟着熙熙攘
攘的人群去看戏,带着手纸,抹
着眼泪,更多的是发出纵情的笑
声。

望夏月

□凤华

夏夜,斜躺竹床,凝望夏月,浪漫而惬意。
而今栖居小城一隅,乡野纳凉望月,已近奢侈。